

第一人

倫得小傳

下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八月初版

此有著作權
必究印

分售處

中

華書

局

編譯者
印刷所
發行所
發行所

蔣景緘
文明書局
上海棋盤街
文明書局
上海拋球場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長春
雲南 西安 成都 重慶 漢口 武昌
溫州 長沙 常德 開封 南昌 濟南 杭州 石庄

第一集
人倫得小傳(全三冊)

每部定價洋六角

美人倫得傳 卷下

蔣景緘釋

第一章 貞媛真面

吾書叙海王之事既竟。而拉格倫得以淫娃之假面。保冰雪之貞心。至此亦可少揚貞光。爲蘇卿歸漢之計矣。然肯威遠去。彭格忽來。如航海者甫慶安瀾。又遭風颶。彼美際此殆覲奇酷天刑矣。當彭格潛入赤宮。報告海王。噩耗剖演。既畢。久久不去。倫得揣其心良叵測。却坐不語。彭格乃乏興興辭。然意終惓惓。欲於愛孫未回時。達其目的。

洛娥自媚嬖受禍。爭妍之念灰死。於倫得轉相濯沅。蓋倫得之潔清。洛於無意中。時時探得。故當海王出巡之日。每過倫得之居。看護其病體。蹤跡漸密。倫得癡癡樂其嫻於音律。相與傾倒。牢愁此時。彭格既出。適洛娥款關。至見倫得面。

色慘變。驚詢所以。倫得歎曰。吾輩女子。真如弱草輕塵。任人狼藉。甫脫惡魔之手。而旁枝強暴。又欲非禮相干。真不幸也。言次。具述海王就殲彭格相逼之事。纖蛾倒蹙。若含餘恨。此時洛娥亦摯恨海王。聞其死。頗不爲怪。然一念彭格。乃爲倫得危。曰。王妃此後宜慎防此奴。此奴大不懷善意也。倫得曰。余亦深慮及此。今赤宮無主。彼來往可以自由。倘夜中施強暴手段。余惟有以一死謝波里耳。洛娥聞其涉及波里。意頗駭詫。蓋倫得自入島。從未一道波里名。以泯海王疑忌。至是洛娥始知羅敷本有夫也。洛聞其欲籌抵制彭格爲之謀。曰。請此後妹襖被從姊宿。備衛身利器。以俟不虞。何如。倫得深善。

是夜洛娥果從倫得宿。彭格竟未至。倫得竊計能延至肯威回島。而彼無暴動者。當謀出島之策也。豈知甫及第三夜。忽海王室中秘密之門。頓啓。榻後窸窣有聲。是時二女尙未寢。據案彈棋賭搏。腕以爲勝負。苦趣中暫時樂境也。聲浪既傳。倫得緋紅之面。忽而慘白。翹首如待殊刑。俄而門首一人出現。邪行而鶴。

步。雙。目。炯。炯。如。靈。蛇。之。發。其。光。果。也。彭。格。至。矣。

倫。得。強。靜。其。喘。息。置。手。衣。袋。取。溫。徐。曰。彭。格。主。公。雖。逝。宮。中。非。汝。閒。行。之。地。而。以。夤。夜。來。何。也。彭。格。至。此。忽。昧。愛。孫。付。託。未。發。言。先。爲。捧。笑。笑。容。絕。幽。慘。此。時。彼。據。榻。後。一。門。門。作。員。形。如。月。壁。間。灰。色。如。襯。紙。直。如。嵌。一。幅。肅。厲。圖。畫。於。壁。間。笑。既。而。彭。格。發。言。矣。言。極。從。容。曰。汝。弱。女。子。倫。得。聽。者。彼。德。爾。塞。辣。竊。據。此。島。令。與。世。界。隔。絕。今。天。誘。其。衷。隕。命。異。域。余。謂。正。蔽。其。罪。彼。僮。當。不。復。有。貞。婦。爲。之。守。義。今。汝。尙。將。作。黑。衣。孀。雌。耶。倫。得。知。其。欲。見。逼。從。衣。袋。取。其。截。指。小。七。指。之。曰。彭。格。汝。不。須。爾。余。與。彼。有。何。係。屬。爲。之。守。義。汝。須。知。余。即。不。爲。守。義。詎。能。從。汝。者。汝。輩。只。應。考。究。海。面。商。船。所。載。爲。何。等。貨。品。施。南。塘。之。策。顛。越。以。逞。耳。烏。覩。所。謂。節。義。耶。嗚。呼。余。所。抱。之。節。義。固。不。能。語。爾。請。爾。速。出。此。門。毋。污。我。刃。此。間。固。無。汝。橫。行。地。也。

二。人。舌。戰。之。頃。洛。娥。亦。掣。預。備。之。手。槍。於。腕。顧。洛。不。嫻。武。事。乃。以。槍。口。向。地。力。

閉其機槍不能發。彭格顧之大笑曰：「女奴！汝槍法尙宜受教育，此只足令地氈飛耳。」倫得見洛不能舉槍，惶遽益甚。彭格得勢進捕，其握刀之手，倫得窘甚。呼宮中衛士而衛，士已奉彭格命令散去。無應者。彭格此時如瘖犬之欲噬人，發其最有力之言曰：「倫得！余思汝幾將發，癰倘不從吾之旨者，余亦必無幸。余固不知道德者，今與汝兩言而決不從余，則斃汝刃下耳。」倫得曰：「良佳，良佳，與其污濁而生，何若潔清而死。」余願汝刃速下。倫得先時大張其目，狀類白痴。至是轉泰然，瞑而不視，以待其死刑宣告。

然彭格於此轉回其兇惡之醜，柔聲曰：「汝抵死以愛情殉盜王，余覺亦殊不值。試更熟思及刃在余手，尙可挽否？則此七下者，汝生天國矣。」此言既畢，倫得殊無所答。彭格怒曰：「儉果不從余乎？今余爲汝數口，令若及於十字，而仍不聲者，余必刺爾。」於是握七指，倫得之胸而一二之聲已衝口而出。彭格數及五字，倫得眼簾仍未啓。此時簷外忽聞有一異聲，如人之歎息。洛娥方以恐怖勝常，木

立於側。此聲乃觸其耳。鼓似曰烈哉。此女聲未已。而一彈已飛趨彭格之腕。腕受擊七墜。地來者疾如鷹隼。破窗入。倫得啓目。一視則馬辣愛孫也。彭格驟見愛孫不虞。其歸。鳥如是之速。勇氣爲之消沮。愛孫擎槍指之曰。吾以汝爲人也。故託以重任。乃逼迫孱弱如此耶。顧倫得曰。余方以側媚咎爾。不料硜硜若是。是余所崇拜不遑者也。余殊失人盲眸子矣。

第二章 第二之赤宮戰爭

彭格爲愛孫所責。俯首無辭。然日暮途遠者。倒行逆施。則甚捷。是時彭格銜愛孫督過之操切。恨洛娥未碎地。氈今已得覆其羞面。忽一回顧。見倫得之槍已度於側。乘愛孫不備。拔機猛擊。愛本不意彭格之反噬。故止槍擊其腕。不欲損其性命。至是疑格爲已所懾。必不暴動。不意此槍忽發。猝未及防。中胸倒地。彭格復繼以一槍。彈出於背。而此仗義執言之健將。竟殞命於室中。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彭格注意當前之愛孫。施其暗殺。已視旁立二女如無物。不意倫得警

覩。刃。在。地。上。潛。取。在。手。刺。其。頸。然。力。過。柔。不。深。透。彭。狂。吼。而。起。倫。得。擊。刀。復。刺。
 刃。爲。椎。骨。之。鈕。所。銜。進。出。均。不。得。彭。格。奮。跳。絕。迅。如。狂。獸。之。狂。擲。倫。得。乃。釋。刀。
 遠。立。齒。震。震。矣。此。時。彭。格。躍。近。一。几。側。以。手。攪。几。上。之。布。手。爪。所。着。布。皆。穿。其。
 狀。殆。痛。極。藉。損。物。以。紓。之。也。倫。得。方。佇。立。忽。鏘。然。一。聲。又。似。彈。響。強。側。其。目。視。
 彭。格。已。着。彈。然。其。痛。愈。劇。狂。擲。益。甚。此。槍。蓋。爲。洛。卿。所。發。方。彭。格。受。刃。時。擲。槍。
 於。地。爲。洛。所。得。然。既。不。習。取。準。竟。不。能。中。要。害。已。而。洛。又。發。一。槍。彭。格。乃。仆。不。
 作。刑。天。之。舞。而。二。女。之。力。皆。疲。極。櫻。唇。俱。白。如。蠟。如。新。自。鬼。窟。逃。出。者。
 長。夜。漫。漫。經。此。劇。烈。戰。爭。東。方。仍。未。曙。百。葉。窗。外。月。黑。如。晦。風。颼。颼。穿。戶。隙。入。
 時。捲。落。葉。擊。戶。上。綵。纒。有。聲。室。中。赫。然。二。尸。東。西。橫。列。似。尙。氣。咻。咻。未。絕。尸。眸。
 皆。張。猶。若。瞰。人。顧。無。光。彩。二。女。不。覺。又。生。恐。怖。倫。得。因。起。覓。取。蠟。火。神。經。既。亂。
 非。躓。於。物。則。觸。於。尸。傾。跌。數。回。始。獲。達。其。目。的。而。襟。袂。皆。染。血。腥。作。玫。瑰。色。洛。
 娥。顧。倫。得。曰。此。際。衛。士。等。不。知。在。何。所。是。二。木。默。目。獐。獐。若。欲。噬。人。奈。何。倫。得。

曰。余試與姊昇之外。出發言時。顧若甚勇。乃甫經移步。脛已無力。跌欲傾。跌強取燭。以自壯。手顫。燭亦墮。墮處當愛孫頰。一俯拾。瞥覩其齒。嚙嚙露唇。外怔忡不已。斯時洛卿方躑躅不前。見此狀。呼曰。休矣。余輩姑踰臥榻上。以被覆首。待天曙。呼人藏事可耳。倫得知欲昇尸。出能力斷不勝。乃從其教。顧洛卿本立近門。棖欲至榻。必越尸而過。於是扶几案而超越。約一分鐘。始至榻前。徑入被池。與倫得相溫抱。以平驚喘。然眼睫若有所牽。不得合。穀鯨之狀。殆大可憐。

愛孫之返。實與肯威及肯威之兄平道偕抵島。允至鯨翼寨。以省彭格。及不見彭格蹤跡。詢及諸將。僉言其每夜必巡全島一週。甚勞苦。愛孫乃已。已而忽聞梟盧聲。近在寨外。愛怒曰。際此深夜。孰爲此劇。軍紀何在。乃令肯威等少待。潛蹤出至寨後。則隙地之上有篝火。而開博者焉。愛無言蹊其後。見博者皆着衛士服。席地坐。博寨極豪。坐中有一人欠伸曰。彼彭格若至。吾輩敗矣。姑竟此局。明日復博乎。此時對坐一人言曰。嘻！子尙不知彭格事。彼涎拉格氏孀。離故

遣余輩出將使其強迫主義此時焉得來即來而躬爲不規則者寧能禁我輩耶愛初意本欲攬其博具加以懲創聞此言不復措意此輩遂入赤宮赤宮守者既畢爲彭格所遣闌入無人相詰逕抵倫得室倫得不虞彭格間道至唯注意防護重門未暮輒下鑰愛孫至是益疑蓋尙疑倫得爲淫娃隨風墮溷也於是乃越垣過寄身簷牙以探祕密獲聞彭格倫得所談判始恍然倫得固潔清女子然愛孫之心尙以爲其爲海王抗節未知愛情之先有所屬也

愛窺察既悉奮身而下乃演吾前所記之戰爭不虞輒遭反噬嗟乎知人誠不易矣肯威與平道久待愛孫不至遂出訪同降之五水手令以平明聚集島外橡林謀佔領全島之策恐愛孫復至回帳假寐以待無何轅門司更報五鼓愛孫彭格均不返肯竊訝曰豈吾謀洩彼將聚而圖我耶又念愛與倫得至反對意或先除倫得而後甘心吾輩亦未可料計及此不遑安臥亦出而趨赤宮肯威之赴赤宮也衛士等已罷博連翩自博場散各覓安樂窩以求偃息適與

肯威遇肯訛曰。汝輩皆何往。宮中誰司保護者。此時其中有領袖一人。遽前答曰。王妃自主公逝後。傷悼至甚。無故禁人出入。且彭少將亦別有調遣。非余輩擅離汎地也。肯威曰。馬君回島。汝等知之乎。衆聞愛孫回相顧無色。不知所對。肯威知此輩不足語。遂前行。

第三章

肯威從愛孫之至極幫村也。愛孫之意。本欲甘心於比倫氏。以報海王。抵村士格乃以遺產故。携夫人加斯及波里。往立斯本謁律師立潑利。愛孫未獲逞志。頗欲待其回村。施暗殺手段。肯威慮波里或受其毒。乃託言偵探。潛詣其兄平道。謀消弭其釁。平道曰。汝第促之回島。則更無他虞矣。肯威於是託爲誠懇之詞。以告愛孫。謂島中自主公逝後。諸將無如將軍義勇者。將軍久暴於外。偷根據之地。或有動搖。奈何。愛孫聞其言亦近理。雖素疑肯威。此際聽官不覺爲之一聳。且士格之還。實不知其期。乃從肯威言。下令回島。肯威又言平道才島中

未必不需其用。愛孫遂親往就訪。挈以同行。

愛孫至島之後。其歷史略如前章所述。吾於是當續叙肯威入宮之事矣。肯威既知衛士不足語。逕行入赤宮。閱數處。杳無人跡。肯威歎曰。海王英雄而今安在。故宮寂寞。去禾黍不遠矣。復前行。至迎賓館前。是時天已微曙。見外垣之綠石依然。而門內則誦經之聲至爲哀慘。從門隙窺之。則一老嫗踞於燈前。虔諷聖經。爲海王懺悔。肯威感影事之糢糊。悵舊游之如夢。回念誠斯之棲止。婉孌之爭妍。歷歷如昨。思潮涌沸。隨滅隨起。俄而曉風拂面。吹送禮拜堂之鐘聲。入耳。林梢殘月一鉤。金掛又如當日與哈義林遇狀態。威肯一人之身。頓殊今昔。遂憫憫信步之所。如不覺已至倫得室外。倫得與洛卿蟄伏被池。時慮橫臥之尸。或奮其巨靈之掌。擊之以出。偶聞窗紙窸窣。皆若惡魔之至。不敢呻息。肯威至門外。見時問方蚤。不欲驚倫得。小立以俟。久之。門不啓。推其鍵。屹不動。呼宮中侍女。無應者。久之。忽聞微細之音。曰。汝

衛士乎。盍梯以入。無人可啓門也。此言蓋爲倫得力。鎮其驚恐而發其音低而微。肯威幾不能辨。唯似聞梯而入三字。駭曰。變端見矣。急踰垣。見垣上有履鐵所蹴處。其跡甚新。肯威自計曰。誰已來此耶。欲窮其異。於是復踰一重垣。卽爲愛孫所據處。

肯威既至此。凡室中所有皆可約略覩細窺之。不見一人。唯兩尸赫焉。肯復駭曰。噫！倫得死矣。此聲甚重。而長榻上之人。雖蒙首以被。顧尙留一耳於外。以待聲浪之相接。既聞此。倫得遽顛應曰。倫得固未死。君如何人。其速入。否則將悸死也。

肯威於是逕入。囑二尸曰。拉格密司何在此。二人何以并命於此。倫得至是始敢啓其幕。然瞥見二尸猶掩其面。不欲視。洛娥亦隨之起。具述前事。肯威曰。彼二人既自相殘。賊實天贊密司之便。茲宜先召衛士。令昇彼等之遺骸以出。密斯還當鎮靜其神。致書波里。令其請於葡王帥師來此。關此島爲吾葡屬地。誠

難遇之良好機會也。言時日視倫得見其猶作瑟縮狀。乃曉之曰。密司宜知人之既死。無不爲獐惡之狀者。唯一觸外電。則能爲尸變。其力至猛。若社會所謂鬼能爲厲。皆讐言也。吾輩他日歸墟。誰不有如此現象。何必以生人畏彼殘魄哉。倫得經此解剖。股栗乃少止。

肯威自懷中出號令。就口吹之。須臾衛士咸奔入。肯慷慨言曰。天禍吾島。主公不祿。實爲吾人所至不料。今馬彭二君乃互相魚肉。又共天殂。莽莽前途。實難懸揣。不識諸君宗旨。其能左提右挈。仍爲一團乎。抑將各歸鄉土乎。或以此島貢諸祖國。使爲祖國殖民地乎。此問題既發。衛士贊成第一策者。居其多數。肯威知欲以此島爲葡屬。非兵力不克以濟。於是第命掩二將之尸。而於此問題解決。則俟明日鯨翼寨之集議。

鯨翼寨之師團既久。從海王視剽掠爲習慣。值此主權莫屬之際。尤極放任。肯威於此。殊覺不易綏靖。唯日促倫得通函波里。冀其成功。於是倫得乃具書遺

平道往書中略言海盜奇暴已受暗殺已則陷身賊窟欲有裨於國際然後拔身茲值事勢可乘宜速請於政府以戰艦來剪除洋面之兇殘展拓我葡之屬地云云而已之如何陷身所處之地位何等殊未言及嗟乎倫得此書抑知令已處嫌疑之地耶坐此疏略波里之疑慮遂起而種種變劇因之之以生矣

第四章 比倫氏之火

波里自與畢君雄司追逐長鯨戰艦後即欲偵探是艦之舉動以釋懷抱士格乃以己之春秋高欲及時立遺囑挈以赴立斯本比返往訪雄司雄司臥病新起見波里至歡迎急與握手波里未暇寒暄遽詢鬼爺息耗雄司以數日未出無可置答正懸擬間造玻公司主人勃蘭林特司忽至甫入卽張其威廉之髯憤向波里曰君知多奈平道宗旨一變乎余輩向與平道交固謂其仇爽忠直將有益於社會耳豈意乃從其弟肯威與海盜謀生活乎言際伊鬱不已二人詢其所謂特司乃述愛孫至村狀蓋肯威來招其兄爲特司所詢悉也

波里此際面色紅白不定。念及倫得被掠。與鬼爺之怪誕。當合爲一事。好奇思想。與兒女愛情相雜而出。是時恨不奮飛至彼海島。傾倒胸中鬱積。於是別二人。歸思隻身往探險。

是日之夕。波里侍士格餐畢。逕回己室。其室前臨梅園。後枕沙流。馨郁撲窗。水聲近枕。饒有幽居樂趣。然波里心如絲亂。雖有佳境。渺不相關。惟環步室中。時聞歎息已而就案檢閱。亞德蘭的海程。未及終帙。復拋圖而起。出視天空。皎月無聊。景況殆難摹繪。惟時柱頭時計。鉦鉦報三下。猶未歸寢。

正仰眺間。忽見黑煙一縷。起於前庭。俄而焦臭觸鼻。赤舌如虹。熠熠而上。波驚曰。是火警必在吾父之室。奈何。此時波里忽遽前行。逕赴士格所居。將援乃父耳輪之中。第聞士格與比倫夫人與臧獲之呼號。波益震惶。波里居與士格隔一餐室。至梅園前之垂花門。出過餐室之堂。折而西。即達士格寢所。波此時行及餐室。通過之戶。戶忽扃。急切不得啓。仰視火勢噴出。方盛。

波躁急。甚以足力蹴戶。樞樞脫。傷其趾。不能履地。驟有一槍彈飛。及面部。猝不及避。頰肉焦捲。乃昏仆。是時火光之中。有一人乘槍而立。見波仆地。復扳機爲再擊。計波里際此生命。蓋不絕如縷。

雄司自波里歸後。復與勃蘭林特司談判。勃雖未盡悉阿索勒斯內容。然於肯威歸化海王。及海王在是村授命。均澈聞其略。於是雄司留其共飲。縱談甚豪。雄司亦時若海山蒼蒼往來。其胸際思駕一船。率健兒以與海盜角。

無何。勃忽側其耳曰。是何處警鐘動。噫。噫。鐘聲擊十下。乃指吾村西南。有火警。西南一方面。比倫氏之居也。言及此。雄司已擲杯而起。握勃手出。在途知焚如者。果爲波里家。乃益捷步以赴。斯時人沸於潮。夜明於晝。士格之室。轉爲濃煙。所罩。蒼鬱不可覩。特司與雄司披衆入。急趨士格室。意在竄取老人脫險。勇進際。忽覩一人持槍向餐室之門轟擊。雄謂勃曰。此人頗怪異。君亦覩彼皮膚不類吾歐人種乎。言未畢。驟從火光中瞥見波里仆地。此人又作攻擊狀。雄司不